

# 水陆一画

長江中游

张同标 胡彬彬 蒋新杰著  
CHANGJIANG ZHONGYOU  
SHUILUHUA

湖南大学出版社



# 水陆画

長江中游

张同标 胡彬彬 蒋新杰 著

CHANGJIANG ZHONGYOU  
SHUILUHUA  
湖南大学出版社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长江中游地区（以湖南、湖北、江西为主）的水陆画80件，连同细部特写，共计为140幅图片。这些资料都是作者二十多年的田野考察所得，属于首次公开出版的新资料。全书由概论和图版与说明组成。概论系作者从新资料出发，结合我国古代宗教、文化制度和乡规民俗进行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引导读者阅读本书的钥匙。每个图版的介绍都包括基本信息和解说文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中游水陆画 / 张同标，胡彬彬，蒋新杰著.—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667-0060-5

I. ①长… II. ①张… ②胡… ③蒋… III. ①寺庙壁画－中国－图集

IV. ①K87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2552号

## 长江中游水陆画

Changjiang Zhongyou Shuiluhua

作 者：张同标 胡彬彬 蒋新杰 著

责任编辑：李 由

责任校对：祝世英

责任印制：陈 燕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622559(发行部)，88649149(编辑室)，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8649312(发行部)，8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liyou0731@126.com

网 址：<http://press.hnu.cn>

印 装：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6开 印张：8.25 字数：184千

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书 号：ISBN 978-7-5667-0060-5/J·217

定 价：90.00元

概论





## 水陆法会与水陆画

### 一

水陆画，是水陆法会所用的图像资料，多为壁画或卷轴画。水陆壁画盛行于宋元以前，主要绘于大型的寺庙与石窟寺。单幅卷轴水陆画的出现相对较晚，但今天我们尚能见到元代绢本所绘的水陆画——明清以降，直至民国，这种水陆画非常流行。

水陆画是随着水陆法会的兴盛而产生的。所谓水陆法会，是普度六道众生使之解脱的佛教法会，是佛教所有法会中耗时最多（少则七天，多则七七四十九天）、最殊胜隆重的佛事活动。

『水陆』之名，始见于宋遵式（九六四—零三二）的《施食正名》①，谓“水陆者，所以取诸仙致食于流水，鬼致食于净地之谓也”。南宋僧人宋鉴认为，水陆道场始于梁武帝时期。他在嘉熙年间（一二三七—一二四零）所撰《释门正统》卷四中，曾言及：又有所谓水陆者……亦因武帝梦一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何不作水陆普济群灵？诸公德中最为第一。帝问沙门，咸无知者，唯志公劝帝，广寻经论，必有因缘。于是，搜寻贝页，置法云殿，中夜披览。及详阿难遇面然鬼王建立平等斛食之意，用制仪文，三年乃成。遂于润（今镇江）之金山寺修说，帝躬临地席，诏佑律师室丈。世涉周隋，兹文不传。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因异人之告，得其科仪，遂再兴焉。但经后世考证，此说并非史实，乃宋鉴之推想而已。但苏轼于宋元祐八年（一零九三）为亡妻宋氏设水陆道场，并作《水陆法像赞》十六

篇，②却是确切的史实，并被后人称为“眉山水陆”。据《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水陆法会』只是通俗化的简称，其全名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又据明代莲池法师《水陆仪轨》卷一所释义一，“法界”是指诸佛与众生本性平等，理常一故，通称法界。二、“圣凡”，是指十法界中的四圣六凡，四圣即佛、菩萨、缘觉、声闻；六凡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三、“水陆”，一词，本义是指水域与陆地。在这里指水、陆、空三界众生居住受报之处，因水陆二界众生的苦难最为深重，故以水陆代称三界。四、“普度”，是指悉皆度化六道众生，使之解脱饥饿之痛苦。五、“大斋”，是指不限制地给予众生饮食。六、“胜会”，是法施之意。除布施众生饮食外，又有诵经持咒之法施，令受苦众生心开意解，得法水之滋润，故名胜会。又会者汇也，聚会而集结之意，教度者与被教度者集会于一堂，饮食与佛法都在一起，故名为会。即是说，借者启建水陆法会，普度大斋之功德，超度六道中受苦众生，使之离苦得乐，趣入佛道，悄然得解脱。——以上是现今佛学界的通行解释。但，《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对此的解释，与以上所述有较大出入。上述之中似无可议之处，比如第五项的大斋，通常成为水陆法会主要内容之一的施食，严格地说，应该是无遮大会的主题。所谓“无遮大会”，是由印度佛教所传过的一种善缘大斋会。

从所载文献来看，宋代以前，水陆法会与无遮大会常是混淆不分的。至北宋时期，随着水陆法会成为独立、专门的佛事活动，二者才逐渐开始严格区分开来。无遮大会供养的是“人”，

水陆法会供养的是“鬼”，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水陆法会是要使未发菩提心者，因此水陆法会而发菩提心；未脱离六道轮回者，因此水陆法会得解脱六道轮回之苦，未及成佛道者，因此水陆法会得以成就佛道。所以，发菩提心、脱离六道、成就佛道，是水陆法会活动开展的根本目的。但这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的。宋代遵式的同门师弟灵鉴，在其增补的《念诵仪》第五章中言：“三世供养，礼请陈意”，所召请并非全是佛门，亦是一心奉请阎罗王界十八狱主主善恶一切灵祇，行病行药行灾鬼王一切圣众；一心奉请此所住护伽蓝神守正法者；一心奉请此一境邑灵坛神庙五圣王子城隍等一切众生；一心奉请施主宅内护宅龙神方隅禁忌坊务库店守护神众宅中长幼宫宿元辰除灾注福一切神众……由此可见，在宋代初期的佛教水陆法会中，就已经有了道教神祇体系的内容出现。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佛道同兴共举水陆法会的证据。而普通民众之所以举办水陆法会，更主要的着眼点，是尊亲先祖，为之追荐，请僧道诵经祭奠，超度死者。就像《盂兰盆经》所说目连追荐亡母那样：目连悲哀于其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因从佛说，供养十方大德众僧，现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种亲属得出三途之苦，应时解脱，衣食自然。若复有人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人天华光，受无量快乐。这既是儒家“慎终追远”的情感表达所需，也是体现孝的时尚形式。以宋代宗赜在《水陆缘起》中的话来说，即：“今之供一佛，斋一僧，施一贫，劝一善，尚有无限功德……岂止自利一身，独超三界，亦乃恩沾九族”。明代著名的佛教高僧与佛学大师株宏，更是在《山房杂录》中解释“归戒图说”时言：“五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何谓“恶”？即不忠、不孝、不仁、义不义，瞒天欺心。何谓“善”？即与恶反之之忠、孝、仁、义（信）。他认为，佛门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毫无区别。由此，我们又知佛门以儒释佛和儒家以佛融儒在当时的情形。这样的案例，也许能为我们找到诸如《佛说父母恩重经》之类的经书，假借佛门译师之名，刊刻于世，并能在明清之际大行其道的原因。世行水陆法会多于七月十五日举办，可以想见水陆法会与追荐尊亲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水陆法会这种宗教活动能在倡导孝道的儒家传统社会中盛行不衰。

水陆画是举办水陆法事所必须祈请的神祇鬼灵的图像，从唐代开始形成体系，现存作品虽不乏宋元代之作，但以清代居多。现存的水陆画，主要是壁画和卷轴画。今天，长江流域水陆壁画的遗存十分罕见，仅上游之四川地方的一些寺庙中，尚存少量，其他则主要分布在山西和河北的佛寺之中，如青龙寺、宝宁寺、毗卢寺、公主寺、永安寺、故城寺、重泰寺等处。这些地方的水陆壁画，在艺术风格和图像内容上，大同小异，在图像数量、神

<sup>①</sup> 见慧观编纂之《金园集》卷四，参见宽忍编《佛教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一年十月第一版，第二百零二页。

<sup>②</sup> 《苏轼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九百五十八页。





祇组成方面，有着北方派系的共同特征。而绘制于纸、绢上的卷轴形式的水陆画，南北都有不少存世，只是年代不同，地域不同，因而，其艺术风格也有所不同。卷轴形式的水陆画平时一般都妥为收藏，既不打开也不悬挂，且成堂配套，少则几十幅，多则百余，甚至在二百幅开外，按理讲，一般都是不能拆散的。故宫和首都博物馆及河西地区藏有很多水陆卷轴画，以若干卷为一组，有的残缺不全。水陆画原本不是作为绘画艺术作品来创作的，它只是水陆法会的“法器”，多为线描重彩工笔画，是我国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绘画风格，一向为寺庙石窟的宗教佛画所采用。本书刊发的是长江流域中游地区的水陆画，是田野考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也是新见的资料。

## 二

唐代至明清时期，有关水陆法会与水陆画在长江流域的流行情况，我们通过古代文献，可知其一二。据《益州名画录》<sup>①</sup>所记张南本的事迹可知，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至晚在唐代后期，就已有水陆画流行。中和年中，<sup>②</sup>嘉宗驾回之后，府主陈太师于宝历寺置水陆院，请南本画天神地祇，三官五帝，雷公电母，岳渎神仙，自古帝王，蜀中诸庙一百二十余帧。千怪万异，神鬼龙兽，魑魅魍魎，错杂期间，时称大手笔也。至孟蜀时，被人横塌，窃换真本，鬻与荆湖人去，今所有伪本耳。<sup>③</sup>这是有关水陆法会在长江上游地区的最早记载，也是有关中国水陆画的最早记载。这一记载，同时还说明，举行水陆法会时，是要在

水陆院中挂水陆画的。另外，从“至孟蜀时，被人横塌，窃换真本，鬻与荆湖人去”之所云，我们又可看出，“孟蜀”之时，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等地，水陆法会与水陆画也是颇为盛行的。

在四川东川地方，有杨谔曾因撰写有关水陆法会的《杨推官仪文》而名扬天下。杨谔在书中所记水陆法会仪文，就是当时四川地方所流行的水陆法会仪轨。虽然我们无从考证杨谔的生平事迹，也无从见到今之不存的《杨谔水陆仪》，但透过百余年后被收入《施食通览》中的“水陆斋仪文后序”，有“出杨谔水陆仪”之载，以及《水陆大斋灵迹记》题有“熙宁四年（一零七一）二月一日谨记”之句可知，杨谔当活动于此年间。此后，北宋年间的宗赜，在他于一零九六年所撰的《水陆缘起》中，对杨谔所制仪文的地位、传播与影响作出了评价：“本朝东川杨谔祖述旧规，制仪文三卷，行于蜀中，最为近古。然江淮所用，并京洛所行，皆后人踵事增华，以崇其法……由此可知，杨谔所制水陆仪，风靡其时，曾广为传播。又有苏东坡于元祐八年（一零九三），因其妻亡曾办水陆法会，并撰有《水陆法像赞》十六篇，广为僧俗知晓。苏轼在序中言：“苟在梁武帝始作道场，以十六名尽三千界。用狭而施博，事约而理详细。后生莫知，随世增广。若一二而悉数，虽千万而糜周。惟我入蜀，颇存古法，观其像设，尤有典型……轼敬发愿心，具严绘事……请法云寺法涌禅师善本，善择其徒，修营此会……由此可知，当时四川地方的水陆画画绘，传承已久，‘颇具古法’。水陆法会也尊古而

行，非常典型。所以他本人：敬发愿心，具严绘事；而请：法云寺法涌禅师善本。

南宋以后至明清之际，有关水陆法会在长江流域盛行的

记载，不绝其间。如宋濂之《宋学士集补》之卷八以及刘名芳所撰纂《金山志》卷五，都记述了宋仁宗曾下令，于延祐元年（一三一四）依金山仪文建修水陆道场。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师汇于说法，参加的僧侣达一千五百人之众，不可谓不声势浩大。这种以国家的财富和皇家的名义所举行的水陆法会，到明代，一直得到沿袭。从明代洪武初年至洪武五年（一三六八—一四七二）其间，明皇室曾数次在南京蒋山设水陆法会。其中，尤以洪武五年正月规模最为浩大——与会法僧，日常数以千计，明太祖率群臣赴会礼佛，并命宗泐作赞佛乐八曲，使太常奏而歌舞。

在朱宏所制《水陆仪轨》中，我们从奉请的神祇中列有：杭州城隍、钱塘县、八县城隍诸神祇；以及：吴越国王等更是可知，明代长江下游江浙苏皖一带，水陆法会更为普遍和兴盛。

### 三

过去认为水陆法会起源于梁武帝，虽然见于各种谈论水陆法会的内典，但已经被证实是一个误会。周叔迦说：“水陆仪文是宋人创撰的……水陆法会是唐时密教的冥道无遮大会与梁武帝的六道慈忏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到了宋代，杨谔又采取了密教仪轨而编写成《水陆仪》……原初创始未必出于通家之手。……总之，水陆法会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种佛事仪轨，是可以断言的”<sup>①</sup>——水陆法会是经杨谔之手而发扬光大的，他使得水陆法会得以独立，成为专门以救度（超度）亡灵为目标的佛事活动。但当时可能仅仅只是兴盛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而四川之外的江淮京洛，大概是在杨谔的基础上“踵事增华”的。至于以后宗赜的修订本，也是“踵事增华”的。

当时供奉的神系，宗赜的《水陆缘起》有以下说明：水陆会者，上则供养法界诸佛、诸位菩萨、缘觉、声闻、明王、八部、婆罗门仙；次则供养梵王、帝释、二十八天、尽空宿曜、一切尊神；下侧供养五岳河海、大地龙神、往古人物、阿修罗众、冥官眷属、地狱众生、幽魂滞魄、无主无依诸鬼神众、法界傍生。六道中有四圣六凡，普遍供养。

杨谔的仪文，经宗赜重修后，现存诸版本均题为：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天地冥阳水陆仪文》虽署有：宋杨谔撰，宗赜向

关系。

先从水陆法事及其仪文说起。



编”的字样，但这类书籍常常重订，或许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了一些改定。虽然如此，应该与原本相差不会太远的。

据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sup>②</sup>卷中之「一七三七」《天地冥阳水陆仪文》，梁宝唱等著，三卷，录自《义门》「三六」。蔡氏注曰：「疑即后世改定水陆仪轨之原本。」——今按，此书为明万历年间（一五七三—一六一九）蕴空禅师著，略依南北藏而更定门类，作提要式之说明。标目四卷，正文四十一卷，共四十五卷，实开《知津》之先河。《知津》盛行而此书几于湮灭。《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三辑第二十册，有《大明释教汇目义门》四十一卷，附汇门目录四卷，汇门标目四卷，《明》释寂晓撰，明万历四十七年刻本。——今检影印本第六百七十页：「《天地冥阳水陆仪文》三卷，萧梁天监庄严寺沙门宝唱等撰。右仪文依瑜伽本部仪轨，创制此方文偈。召请法界圣凡斋供法事。标位一十有六。品类乃百二十。」——瑜伽密教，即金刚乘，代表经典《金刚顶经》为唐释不空译，而此本题梁释宝唱撰，系为假托无疑。然而「三卷」、「标位一十有六。品类乃百二十」，基于瑜伽密教的教理思想以及今见传本之考注可知，有关水陆法会的仪文，在明代有多个版本传世。

《天地冥阳水陆仪文》存世甚稀，经录之外，据各种线索的了解，目前仅知有七部印本，分别收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师大、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日本私人、湖南省社科院。据了解，美国藏本最为完善，《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书旧籍书目》著录：「天地冥阳水陆仪文三

卷，杂文二卷，附坛场式一卷。六册。宋杨谔撰，宗赜编。明初太原刊本。首完扉画，旁刻句读。无版心鱼尾。善本。」据说，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寺院私刻本，质量虽不算好，却能带给我们巨大的信息量。这个本子是明正德十五年山西文水广报寺释文宝等，据嘉靖元年释法空的本子翻刻补修的。应是流行于北方的法会仪文。湖南省社科院藏本记有：《天地冥阳水陆仪文（续集）》二卷，图一卷，三册，元大德刻本，元释惟大辑刊之说明，倘若果为元代刻本，那么这个本子是传世七本之中最古老的。惟从国家图书馆藏本了解到，元释惟大曾在大德癸卯年（一三零三）重刻此书并作序。惟大在《杂文》之首的序文中说，他是在雪堂总统禅师：刊刻的《天地冥阳水陆仪文》行世之后，又辑录了二卷杂文，以附前集，合在一起，希望传之后世的。

到了南宋，四明人史浩修设水陆道场。《佛祖统计》卷三十三说他有感于：「贵贱贫富未见平等修供之意」，而邀请志磐续成《新仪》六卷，「推广斋法之盛而刻其板。」复依准名位，绘像帧者二十六幅。及今创立斋会，于是仪文像轴皆得其用。」再到了明末，天台僧株宏依志磐对《新仪》稍加改削，行于杭州。株宏本人自称：「惟四明志磐法师所辑仪文，至精至密，至简至易，精密而不伤于烦长，简易而不病于漏缺，其本只存于四明，诸方皆未见之也。予为复位，重筹诸梓，以广流通。」（《竹窗三笔》：「水陆法会」）。株宏的修订本《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作为一个仅仅局限于四明与杭州的地域性仪文，现存于《大藏经》（经文六卷，收入《正新纂续藏经》

第七十四冊。題：宋四明東湖沙門志磐謹撰，明古杭云棲后學株宏重訂<sup>①</sup>。后来，在株宏重訂本的基本上又屢加修訂，成為清代所流行的水陸法會的通制。

綜上所述，自宋以來，水陸法會在不斷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佛教不斷通俗化的結果。

有關長江流域水陸法會的儀軌，根據我們在中游地區的湖北沙市、五峰，湖南平江、綏寧，江西新余等地的考察情況來看，其所承襲舊制相對穩定，其中又以湖南地方最為傳統。具體以湖南平江東山寺和綏寧東山寺（兩寺名都為東山寺）比較來看，雖然前者為湘北純漢族居住區，後者為湘西南漢、苗、侗、瑤族雜居區，但從所辦水陸法會儀軌看，兩者大致是無異的：法會舉辦的時間都是七天，都是把神靈分成上下兩堂分別奉請供奉。其儀軌與內容大致為：

第一天：先掃除寺中污秽，蕩涤羣腥，復以清潔之水，清

洒道場場地。其意為該場地為人天共享的無塵淨土，名曰：淨界；然後，于寺廟左上方（綏寧東山寺為寺廟門前）立：法界聖凡水陸普度大齋聖會之幡旗，名曰：立幡；（平江東山寺稱之為：建幡）；最後，開鑼鳴金，請上、下堂之佛神鬼眾进场，名曰：奉請。

第二天：將法會場分為內坛（正殿）和外坛（側殿或寺廟回廊）。先請佛神與菩薩入場，於內坛正中從左至右悬挂毗盧遮那佛、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圖像。再分別於前三佛像之兩邊，懸挂菩薩像（以上每像之下，均貼一黃紙條，詳記佛神菩薩的名

號），然後，由法會主持誦唱奉請表文，是為：請上堂；再以木盆盛用檀香熬煮之香湯，供上堂諸神沐浴之用，是為：奉香浴。

第三天：先于上堂諸佛之前，呈供檀香、沉香、柏香等：三香；紅烛、鮮果佳肴等，再由法會主持誦獻供表文，繼而引導法事，分引施主上場，向諸神請求赦免亵渎天地諸神、不敬三寶、忤逆長親、不信經典等諸罪過，發願表白，从此上奉三尊，下度六道。然後祈福。

第四天：鳴金開鑼，懸挂五岳山神、江海龍王以及地域冤魂、凶煞惡鬼、四野餓鬼等画像（于每像之下貼一紅紙條，記具各像之名號），由法會主持誦唱奉請表文，是為：請下堂；誦疏表文之後，貼出：招孤榜，名曰：招孤；；請下堂；招孤；之後，法會法師再誦經唱十戒，其主要內容為戒殺、盜、淫、妄、毀、謗等。

第五天：為下堂獻供。于晚上誦獻供表文。綏寧東山寺其內容曰：本境五音男女孤魂由子前曰：蓋聞鳏寡孤独，本無告之窮民，水火兵戈，自古有之，劫遠无間，獄里（株）拘連。不少

① 見周叔迦撰《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冊第639頁，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出版。

② 見蔡運辰《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出版，第四百五十七頁。

英雄枉死狱中，辜负几多豪杰。叹青年之短，折梦断乡关。惮白发之凶，终魂羁异域。纵有子孙，难免父坟祖墓，况无名无姓，孰辨后世前朝，或求食而含沙射影，或为灾而披发搏膺。总之戾气所钟，遂至游魂无主。兹此际筵开建会，启无遮趁此明月清风，普洒慈波甘露。枵腹如煎，饱以青糟之饭，冻肌欲裂，以云锦之裳。伏愿廉进洁退，虚往实还，随风高举，别有天地，非人间戴月遄归，不作风波于世上，尚其欣格，毋效痴聋……该天活动内容主要为“供下堂”，让孤魂野鬼饱食通宵达旦。

第六天：由法会主持领众僧，为下堂诵经超度整天。

第七天：其主要内容为供祀上堂。供毕，发炮、起鼓、鸣金、奏乐，迎上堂、下堂于外坛，再焚化所有疏文告符牒等，名曰“烧包送圣”。水陆法会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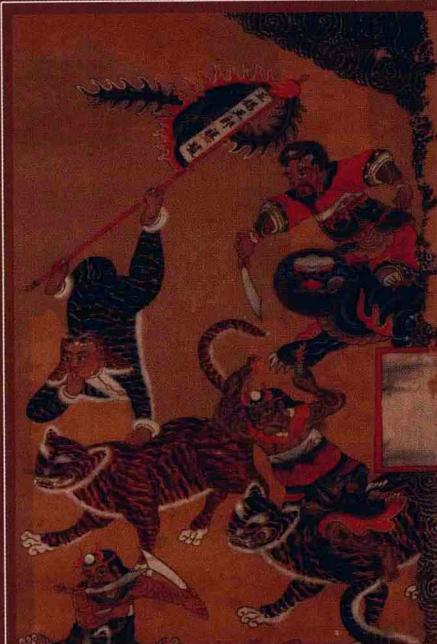
## 结语

长江中游地区的水陆画，从地域与流派来讲，是从属于整个南方水陆——长江流域水陆画体系的。因此，在题材与内容上，也不太可能超出这个体系。有所不同的，无非是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一些地域民族审美习惯上的差异。因而，其声名与影响，在学术界，似乎都是隐晦而不足道的。说隐晦，其含义有二：一是清代以降，水陆法会的规模，渐不如曾经有帝王主办时的盛况。近代以后，屡有外寇侵扰，又内战不断，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文革”之厄，水陆画随同水陆法会越来越少见，也越来越隐晦了。不过所幸，我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在鄂湘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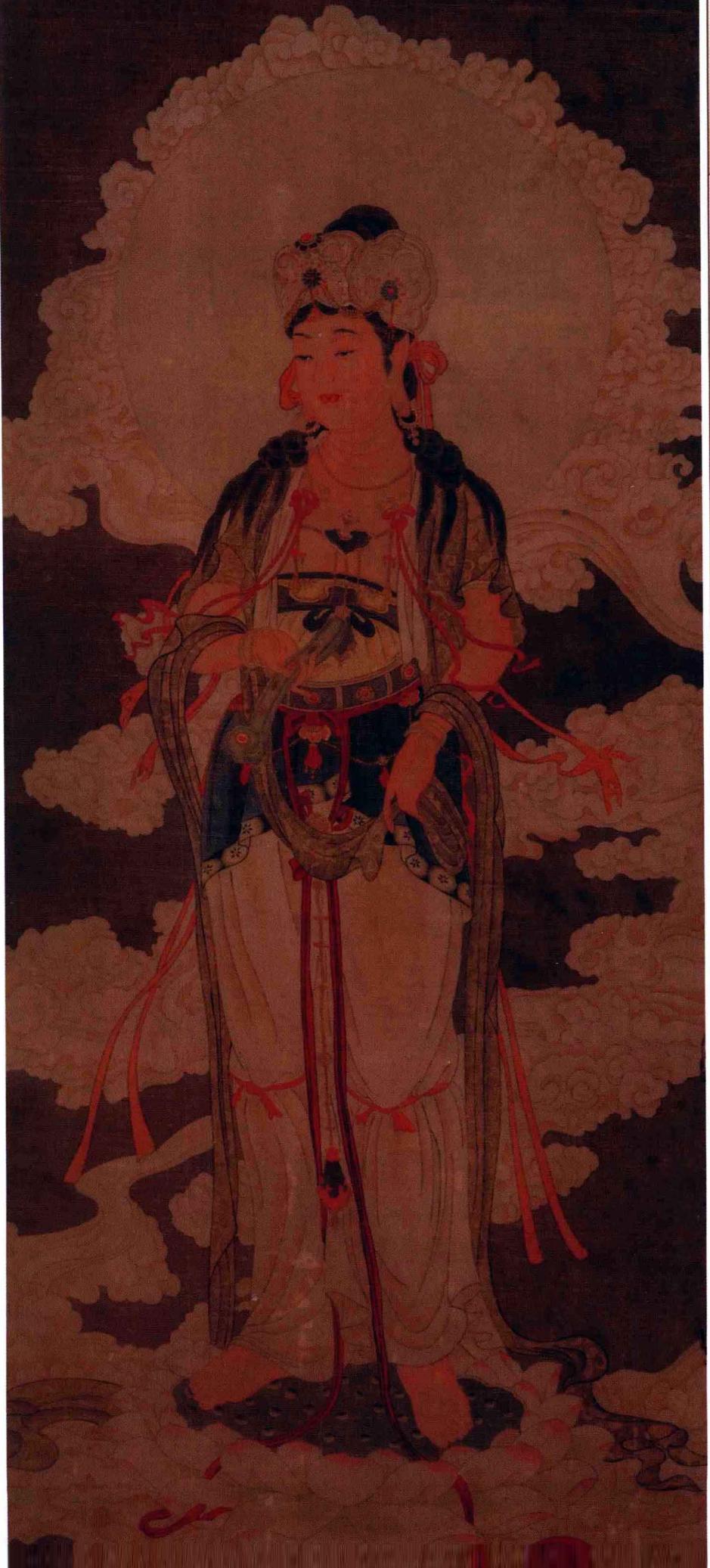


境地区，湘西南以及湘桂黔边境地区，尚有旧制承袭，并且见到过不少遗存至今的水陆画旧作。但在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却少有见闻。因而，观摩水陆法会应引起学界重视，并将其列入田野调查的记录范畴，否则，这一文化遗产会由“隐晦”走向消亡；含义之二，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寺庙，在规模与建制上，虽远不及北方恢宏，但无论是旧时所建，还是今之所存，都以“小”而“众”为地域特色，因此，在数量上胜于北方。北方藏存于名寺大庙中的水陆画，大多已被发现，并亮丽现身于学界或媒体视野。而长江中游地区的水陆画，却是零零散散隐藏遗存于地域广大的无数村野信众之家和小寺小庙之中。如不深入其间，则隐晦不见，既未声名远播，也未引起学界重视。此次刊发的水陆画，可兹为证。长江中游地区，四季温差大，空气湿度高，而水陆画的绘画载体材料又多为纸质绢本，能保存至今，远非易事。所以，整套的水陆画已很难见到。由于这一区域的水陆画多为寺庙或藏家零散收藏，且秘不示人，故又多为人所不知。因此，摆在我们眼前的最为紧迫的任务，还是深入田野，展开调查，即使缺乏收藏经费，也要尽最大努力，留存图像资料。毕竟，在我国传统文化研究范畴之中的水陆画研究，最为困难、最为缺少的，就是这些古代所遗存下来的原始图像与文献资料。这也是我们从长江流域宗教文化专题田野考察的所获中，遴选出部分中游地区的水陆画资料，加以整理出版的目的。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界重视，唤起学人同行共同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

## 图版与说明



纸本 明代 湖南



纸本  
清代 江西



纸本 清代 湖南



纸本 清代 江西



纸本  
清代  
湖南

